

责任编辑：葛志超

封面设计：黄牧青

题 字：西 马

残酷的爱

CANKUDEA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河南省虞城县胶彩印刷厂印刷

字数：176,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5 插页15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 7—02—000541—1 / I·542 定价：2.50元

给一位女士的信

——代序

××：您好！

在我的精神状态处于极度困苦的时候，我写完了这部长篇。抽完最后一颗香烟，放下笔，我的心好象一叶扁舟游进缓平、舒坦的河面。

写这部长篇的时候，我曾给你去过信，记得我描述了我当时的心境。

但是你没有给我什么鼓励。

是的，我是个屡次失败的奋斗者。我已被失败的痛苦浸泡得麻木了。我也不需要什么鼓励。

我的前半生中我苦苦追求两件事。一个是文学事业，一个是真正的爱情。可是这件事我苦苦追求十数年，现实给我的只是失败。

然而，我对我的这部长篇小说还是倾注了希望的。

这种希望是来自于我内心最纯净的那片土地，这土地的上空仍飘浮着玫瑰色的灵魂。

因而在创作中，总是隐约地感觉得有一种神秘的然而又是发源于大自然底蕴的一股力量。

我是通过这部小说进一步探索人的。

人的自然属性，人的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人中的男人、女人，在将定的大自然环境中是如何自然地融和在一起的。

男人与女人是人类社会的基因，男人与女人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中怎样互相渗透又互相摆脱。

当然，人类之树常绿离不开一个“爱”！

爱，有各种各样。

而我在此小说中写的是一种残酷的爱。

××：你知道，我也是爱你的。我们之间的爱也有点儿残酷。你是天生丽姿，可是你的心灵，外壳都被外界多年的折磨而扭曲了，我更是如此，我内心的自然天性随着时光流水的冲击，我觉得越来越少了。

我忘不了，我们的那一夜。

我们双方都爱着另一个——双方中的另一个，可我们的扭曲心灵与外壳是那样互相冲撞，我们的自然本性又那样渴望互相占有……

我做小说已做了许多年，但我仍不希望只是做，我总想把我自己所想、所感、所意识到的以及所幻想的通过我的笔流出来。

实话说，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常常想到你，甚至在梦里我也梦到过你几次，你俏丽的面容，苗条的身姿，以及你丰满的乳房，你闪亮而柔润的胴体，都在我幻觉与现实中出现……

我并不回避我的自然本性中发出的呼唤：

“我爱你！”

我渴望你，我常常沉浸在那个雨夜我们的紧紧拥在一起的甜蜜时刻……

衷心祝福你一切如意。

也希望你能尽快读到我的这部小说。

当然，我也希望我的读者能喜爱这部作品。

再 见！

西 马

1987年12月24日

在山谷的深处，你听见吗，
有娓娓的细语曲曲延伸？
那是一支水晶的笛子吗？
不，那是流水歌唱的声音。

——彼埃尔·杜邦

关于我要以这个素材写小说的事，不了解我的人都觉得我挺神秘。了解我的人都觉得挺惊诧。我的好朋友们说：“你在胡扯嘛，你怎么能写，你凭什么？”他们还说：“这是个新闻性的东西，已经过实了，没什么意思了。”也有人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题材？”我苦笑，我即使是“智慧宏深大辩才”也无法回答清楚，就象我这小说的主人公为何去“漂”一样，他也说不清楚。话说回来，假使我说清楚了，也不会令人相信，他们固执地

相信你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就是满足于不清楚。

“漂长江的热”仿佛早已过去了。人们开始对这一壮举淡忘，当然它将在人类的记忆储藏中永垂不朽，然而在事实上再伟大的人和事也不会总热的。所以说，人们的这种淡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过，对于我还没有摆脱被这件壮举之事所带给我的激动，联想，我好象不写完这部小说就会终生不得安宁。特别是我的灵魂。如今举世皆知长江第一漂的勇士尧茂书的事迹，也无所不知他遇难后，几十名后起之勇士的群漂壮举，报刊、书籍、电视、广播均已大量的宣传。然而我决不是想以此写个纪实小说，纪实小说容易失实，为此我曾经出过大的麻烦。我不想重复宣传，也不想再惹什么麻烦。我写的纯粹是小说，我实话告诉你，而且是秘密地告诉你，我写的完完全全是一个想象的人物。这就是说，我写的是我幻想的人物去漂流长江了。我同时幻想了他漂流中的种种奇遇。我这种幻想非要表现出来不可，否则我就憋得难以度日。我的主人公去漂流长江，是我让他去的，你不必怀疑我这里有什么象征的意义，我这人一贯直率得很，极缺含蓄。我让他去漂，他就去漂了，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实际上是我去漂了，你甚至可以认为你自己去漂了。人人都羡慕伟大的壮举，尽管有伟大壮举的人只是极少极少的。然而我想反映“人人”的这种希望，也正因为我就是“人人”中的一个。

在此，我动笔之时，实在是想回答一些十分庄严的问题，诸如：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的价值与价值的力量是什

么？人和社会的关系？为何去漂流以及漂流的伟大意义等等。然而抱歉的很，也遗憾的很，凭我如此平凡的脑袋，实在难以回答，我想这些问题去让天才的理论家们去回答吧，我只想告诉你我幻想去漂流长江的主人公的行为。他的行为能告诉你什么，告诉我什么，只好去感觉和想象。

也有人会说，你这种做法是否太不严肃？

我可以回答，千万别给我扣不严肃的帽子。严肃不严肃决不要看他是否板着面孔。

我立刻就会告诉你一个令你悲痛的事实，我的主人公，他死了。他死得很壮烈。

他死在乱石滩。头撞在一个尖利的石头上，血顺着石缝流进了土里、水里，浪花白雪般抛洒在他的身躯上，他身体所有的神经在急剧收缩，肌肉在痉挛地颤动，大脑的精髓正缓缓地流出，乳色的白浆，余存的思维却还编织着最后的幻想，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大海，出现了海外的奇妙的世界，模糊的幻影。这些刺激他的生命闪出最后一道彩虹，他的眼睛没有闭上，直直地盯着天空，天空的游云已不动了，深湛瓦蓝的天色透露出苍茫渺瀚的无穷无极之境，他的嘴也没有闭上，他的舌头吃力地划出几个字形：“我要漂向——大海！”接着他遗憾地苦笑了一下，然后安然地睡去了，永远睡去了……

他就这样死了。

而我，却突然惊醒。

我无法再昏睡。

我决定立即起来，去寻找他。

我决定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出发了。

他是在梦中向我告别的。他那张洁净、可爱、英俊的面孔冲我笑了笑，然后挥起一条苍白的手臂，恍若一条幻影离我而去。

夜的潮水将我抛进深渊，我挣扎着游上一块结实的礁石，甩去头上脸上身上的黑水，幽冥中我听到有人唱歌

你别去找他

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你别去想他

好好活着吧

这歌声使我顿觉我的寻魂被吸去了一半

我得去找他，他就是我的那一半灵魂。我突然发现我是何等的爱他，爱他，远远超过爱我的恋人。我的异性恋人都难以触动我的灵魂，她们个个都小家子气，变化得那么快，而且越来越实用，她们的离异已不足为奇，她们只吞噬我的灵魂而并不能滋补我的灵魂，她们要不是吸盘就是低等动物。

那歌声反复地唱着，更激起我寻找他的激情。我知道我的勇气我的胆量我的身体都懦夫式的不敢也不能与他同去漂流，漂流长江，但我的灵魂非去不可，伴随着他，历尽千难万难穿过不毛之地，翻过冷漠的冰山雪谷，攀上雄视世界的长江源头，然后撑上无帆的红船浮水而下，从

天漂落……是的，他最终应该漂入大海，我在这黑色的大海中可以看到他，也可以等到他。然而我的心却非常不安，我无法再昏睡下去，我的心猛然膨胀成千万倍，好象把这一切都包容了进去，长江、大海，冰山雪谷，高原源头……我的心命令我的眼睛，充满幻想的眼睛注视着他的行踪，我的心命令我的手把他的行踪描摸出一道红线。而我张开了一双巨翅，自由地往来复去。

那歌声继续唱着。

然而这时的黑夜上空却划过了一道闪电，隐约中从云之重峦中显露出一个威风凛凛的身形，他冲我喝道：

“地崩山摧壮士死

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我突然回到现实之中，我翻身下床，伸手去把夜插个洞，电灯亮了。

我穿上衣服，电灯又灭了。

突然停电，我立即屏息静气不敢作声，也不敢推门露头，我怕邻居怀疑我点电炉子。

因为每一停电，他们就在我门前大喊有人点了电炉子。他们恨得咬牙切齿，直至电来了才消气。我是个单身汉具备最大的怀疑因素，但是我没点。我发誓。当然世上靠发誓决不能证明什么，解决什么。我去摸索我模糊记得的半截蜡头。我模糊记得那蜡头被太阳烤弯了，已不成样子了，象个……象个难说出口的那玩艺儿。但是它仍然能燃烧，仍然能在黑暗中照出一朵光明。可是这光明我却摸不着，它在日常里太不重要了，如今不知它躲在哪，是烂

兮兮的抽屉，还是脏哩叭叽的床底，或是什么角落，我摸不着它。于是我只好想象着它在燃烧，在燃烧中我看到了一切，我可以从容地准备行装，然后坦然地迈出我的房间，然后奔向车站，穿过重重的人群，登上向西南的列车，去追随他了。

我的确去追随他了。

我的身躯去寻找他刚刚离去不久的地方，我的灵魂则跑得飞快，已去追随他攀登长江之源的身影了。

我下车的时候是个朦胧的黎明。

随着嗡嗡拥挤的人群挤出车站牢笼般的出口，踏上开阔的场地，我忽觉火车是那么渺小了。我猛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仰头看了看瓦灰色天空中仍悬挂着的半个月亮，有一种轻松感。黎明的微风轻轻拂来，我的衣裳好似不在身架上了，光溜溜的身子行走在温泉水中。

然而这惬意的感觉只有一会儿，当我重新又随嗡嗡叫的人群挤上过江的轮渡上后，浑身又象粘满了毛虫。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我有一双翅膀凌空而去。我叮嘱我的躯壳一定好好站稳，忍耐一下吧，很快就会过去。

轮渡鸣——地一声长鸣呼唤我翅膀收回。我瞪大眼睛看着船下滚滚滔滔的江水。

它好宽，只隐约看见曙色的灰青中对岸如萤的灯火。那座江城的轮廓好象在宣纸上勾勒出来的虚线。

它气势好大。滚滚滔滔有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它的生

命力极强，容量极大，它难以用什么龙来比喻了，那长着四只怪爪，一条不太长的黑尾巴，呲牙咧嘴的东西。它可以把无数条龙裹挟着推进大海深处，它的气势越来越大。在松花江上，你会觉得那是一条好玩的江，在这长江上，你的玩心就顿时消逝了，你只有傻盯着它看它对你毫不理睬的气势。我闭上眼睛想着它的形象，它是纯粹的意识流动从你大脑的层层岩石、道道沟中流过，它是真正的意识流，它将历史与未来，血液与肌肤，泥沙与污垢，清水与浑水，时间与空间交融在一起奔流。它流到这宽阔的江面是经过了无数艰难险阻，无数奇境壮烈的历程和场面的，它摧开大山，凿开高岭，呼啸着吞吸进无数的山溪河流，成为水中之王，江中之王的。

能够征服它确实挺过瘾，挺过瘾。

“地崩山摧壮士死

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谪仙人李白又在幽冥中冲我断喝，我骨髓上的神经疼痛地被触动了。

我的灵魂也好像闪电般地缩回我的躯壳。它把一具死尸拖进我的脑海。它好象对我暗示，暗示生命的底色，也好像提示我别再对读者耍花腔，应该先告诉他们你小说的结局，小说实际都是虚构的东西，何必老去故做真实，去哄骗读者？它好象又严肃地告诉我，在你的躯壳去寻找主人公的时候，主人公已经死了。

总之，我不能不对死亡的东西认真思索。

然而我的眼前是大江，滚滚滔滔的大江。

白浪滔天的黑水中，仿佛有一个人影乘着橡皮筏子在挥舞双桨拚力搏斗。

一个巨浪如山轰倒/ 这人影被吞噬进一张犹如猛兽的大口的浪滔中/ 猛兽也被大水淹没了/ 那人影又飞升而出/ 重新扑进激流

我伸出胳膊拚力向那人呼喊/ 然而嗓子好象沙哑得连自己都听不见声音/ 激流一泻千里将那人推送到天边/ 那人回眸冲我一笑/ 庄严而自豪/ 接着一切都不见了/ 我的心收紧了。

他死了吗？难道生与死就这样可以越过？

我有生以来，从第一次知道人会死，第一次知道人总是要死的，第一次知道我也会死的以及第一次看见了死人，距今——已经记不得有多长时间了。

以往，我的心灵，情感十分脆弱，每听说谁死了，见到谁死了，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悲哀，“好好的人，怎么就死了？”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原来死是这样容易的，‘人’字两撇太简单了，因此人建筑的‘宏伟大厦’顷刻间就可以瓦解，人啊，原来是既伟大又渺小！”我常傻痴痴地对人能死，人会死感到百思而不得解，然而面对人非得死去的冷冰冰现实，我又似乎常悟到了一点儿人活着的意义。

然而，不知是在哪一天，我发现有些人是永远不会死的，只要人类存在，他们就会活下去，因为他们的灵魂不

死。

我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种人。

我在写这部小说开篇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他已经死了，我写到这里又不得不告诉我自己，也告诉你：他死了，可是，他还将活在我的小说里，他还将继续完成他活着的历程，这不仅是有意识地打破生死之界限，而且是因为他的灵魂还活着。

现在，我停止胡思乱想，我乘坐的大轮渡已到了江边。做为读者的你也跟我到了江边。

我寻找我去漂流的主人公的第一步是到他的家。

这是江南的一个城市。

江南山青水秀，极富灵气。这个城市历史悠久，当年小乔嫁给周瑜就在这里举办的婚礼。小乔是脱俗超凡又含而不露的绝色美女，这江城的好女子都遗有她的风范。

我的主人公家住在城中心小乌山上。

小乌山上住着好几家，道路曲折蜿蜒，林木葱茏，怪石峥嵘，他的家住在最顶上。

除了向南的三间砖瓦房外，后院一片山坳地还有一间独屋，独屋周围是花园似的样子，有几棵笔直的杉树，有几簇拔节的翠竹，房屋的外表虽然沉旧得脱了皮，但里边住的人十分和睦，精神和物质生活也挺充实。掌家人是个教授，女主人是个讲师。他们曾因是资产阶级而且有海外关系，遭受过多年的厄运。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没法结婚却又情深义厚的恋人之家。因为这一家牵扯着我最深厚的情感，所以我把我的主

人公安插在他们家，我让他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的想法，他应该成为我恋人的哥哥。

我的恋人有个名字叫江丽，我也给我的主人公起个名字，就叫……就叫江城吧。

江城的年龄就跟我一般大吧，他也应该是个记者。就暂时给他在《江城日报》挂个名。

他的身世不必和我一样，我已经让他出生在江丽的家，他从小虽有磨难，却应该有良好的教育，而且顺利地考上了“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的名牌大学。这些都是我所羡慕的，因为我的出身不足为道，我出生在小兴安岭，成长在大兴安岭，我的爷爷传说是土匪，也传说不是土匪是被土匪打死的，而我的父亲却是个剿匪的，解放后一直在公检法工作，文革中被怀疑成特务，吃过“流放”荒野的苦。江城是江南之人，而我实际上是东北人，在我的叙述语言里难免有东北的口语。江城名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城日报》当记者，而我虽然十八岁当记者，却一直无幸上大学，前后十五年左右，包括“张铁生交白卷”的那次，我大约向各种大学冲刺了十次，均未中，最后在全省新闻技术职称考试中却夺了魁。然而我的小说主人公是江城不是我，对于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踏上江城的街道以后，看看表还不到早晨五点。

从轮渡码头涌向街道的人们，开始还是一群群的，青虚的路灯下，人群的头黑乎乎的一个挨一个。远看几乎都一般高，都是一样的颜色，黑乎乎，光秃秃，都似农民，不，是土人。象是从土里钻出来的，当然确切的比喻应是象从

水里钻出来的，从江里钻出来的。

马路两侧站着整齐的辛勤的人，他们叫卖着，一夜没停的叫卖着，馄饨、面条、水饺、肉鸡蛋，高价香烟、水果蔬菜……

走上街道不久，人群就很快分散了，融化在朦胧的晨雾中。

又走了二百米左右，我就便变成独自一人行走了。于是嘴里虽然很苦，但我还是叼上了一颗香烟，划着火点燃，猛吸了一口。

楼房渐渐多了起来，街面也愈宽阔、洁净了。而我走在三岔路口处却犹豫起来。

我现在往哪走呢？

一路通往江丽的家，可我现在去太早了，这种不速之客会弄得大家都不自然的。一路通往江山宾馆，我断定宾馆还没有开门营业，虽说我是记者，他们可能特殊照顾，但是我怎么好意思打搅人家呢？剩下的这条路通往一个湖。月湖。我忽然心思一动，向月湖走去。

在月湖，我还有一段故事。浪漫的故事。

月湖是一个街心公园。

湖水不知从何处而来，碧绿色的始终很清澈，它的面积不太大，状如圆月，也似人心。因此也有心湖之称。

不论是月湖还是心湖都给这个城市增加明媚的秀

姿。

月湖的周围长满了成年的垂杨柳，柔丝缕缕如同少女的秀发。两旁的街道宽阔、洁净，好似不见一丝尘埃，正如好男儿的胸怀。

月湖的曲折之处，孤山之下，细微的皱褶之点，都经过人工恰到好处的点缀，楼阁、小桥、花草、栏杆都未违背自然和谐之趣。

现在，人尘绝际，器音未生，空朦处略见一些恍惚的人影。天上的半个月亮透过晨雾的薄纱，落进湖水里缓缓地游动。

湖面在微风吹拂下，出现了一道道细密的涟漪。

湖水的南面有一座馒头形的小山。山上山那边是茂密的树林，有杉树、梧桐、鱼鳞松、芭蕉、铁树，还有几棵极为珍贵的龙血树，这树据说能活六千多年，比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还要长。

我和江丽就是在这样一棵树下感情升华的。

那也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只不过那是圆月。

我俩散步到了这棵龙血树下，我穿着海魂衫，西式短裤，江丽穿着一件白色的纱裙。晚游的人群都围湖观景去了，龙血树高大的身躯和浓密的宽叶使这一片非常幽深雅静。

夜色中江丽如同一尊雪白无瑕的美玉雕塑，使我的灵魂忽然纯净得象乳泉。

“嗨，好壮观的龙血树！”我为了掩饰自己的傻相，去抚摸龙血树的躯干。